

一段玄幻奇幻诡的轮回游戏
一场爱与命运的华美冒险

蓝色柳丁
(陈思佚 冯舒莹) 著

幻世

当大雪飘零

覆盖了我们身体的时候

当回忆如水，流出我们灵魂的时候

亲爱的，你会不会忘记

我们前世的誓言？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一段玄幻奇诡的轮回游戏
一场爱与命运的华美冒险

蓝色柳丁 著
(陈墨侯 冯舒莹)

幻世

当大雪飘零
覆盖了我们身体的时候
当回忆如水，流出我们灵魂的时候
亲爱的，你会不会忘记
我们前世的誓言？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世 / 陈思佚, 冯舒莹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2

ISBN 7-5309-4321-9

I. 幻… II. ①陈…②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060 号

幻世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陈思佚 冯舒莹

选题策划 时代卓越

责任编辑 于长今

装帧设计 李 骁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0×1230 毫米)

字 数 151 千字

印 张 8.5

书 号 ISBN 7-5309-4321-9/1·169

定 价 19.80 元

内容简介

神使界的操控者遑桀因违反了自然规律，在两种相反魔法的作用下痛苦地死去。他的继承者崖祀和佚雪——掌握冰族魔法和火族魔法的神，也因不可抗拒的命运捉弄，因爱成仇。为了报复，佚雪操纵了雪源神界对焰城的战争，并使焰城长相酷似崖祀的纪鸢堕入轮回。

焰城皇子荀背负起复国兴邦的使命，并来到凡世，寻找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纪鸢转世的灵魂。经过几个世代的擦肩而过，在五位神族圣女的帮助下，荀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纪鸢。孰料，他以惊喜面对的，却是兄弟间的对立和厮杀。不甘于此的荀继续追查真相，终于发现，这种种宿世因缘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操纵者……



陈思佚 & 冯舒莹

网名：蓝色柳丁

相关链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中学，高三实验班。虽然选择理科，但始终信仰文字，在黑色六月里守望光明。

责任编辑：于长金 装帧设计：李 骁
特约编辑：王扣扣 封面绘图：嘉 瑶
插图绘制：鑫磊工作室

目 录

前程遗梦	1
魂悸苍海	21
轮回·秦殇	51
轮回·隋裡	99
轮转未定	149
结局	245



前程遗梦

1

众神之神谕筑在创世之初把世界分为四界、九海、十三陆。四界是神界、人界及介于其间的神使界及悬于天顶的精灵界。九海是北三海,中三海,南三海。北三海中有神界三陆,中三海是神使三陆,南三海则包括人界大陆,精灵界位于中三海的上空。

故事发生在中三海之一的空海,中孛洲大陆,人界和精灵界的天空之城天越。孛洲大陆自西到东依次是焰城、雪源、森苍。焰城司火,雪源司冰,森苍司占卜,精灵则有飞翔的能力。神使界各路君王大多娶精灵族女子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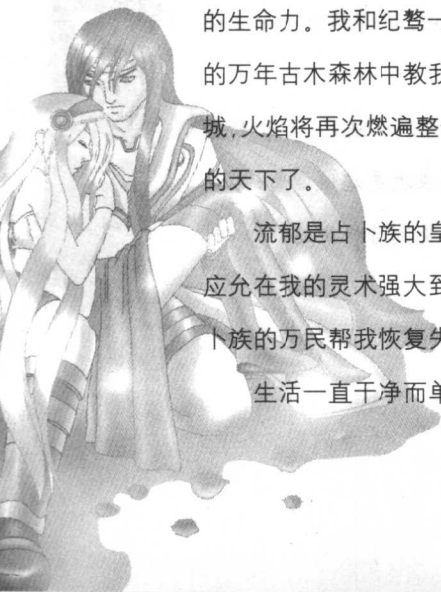
冰火两族素来不和,多年交战。

幻
世

我叫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生活在亨州大陆的森苍岛，关于焰城的记忆都是纪鸢告诉我的。他说我的父亲是焰城的王，有着睿智的头脑和坚毅的面容，我的母后是天越的公主，有着全天下最美丽的容颜和最善良的心。可是他们现在都不在了，在那场与雪源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里，父亲守着我们的焰城直到死去；我的母亲带着我和纪鸢飞越穹海从焰城来到森苍，然后她就死了，精疲力竭而死，七天七夜的飞行耗掉了她所有的生命力。我和纪鸢一直生活在森苍王宫的深处，纪鸢在那儿的万年古木森林中教我魔法。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焰城，火焰将再次燃遍整个国度，那时候，焰城就不再是雪源冰族的天下。

流郁是占卜族的皇子，在我们落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并应允在我的灵术强大到可以统治整个焰城的时候，他会率领占卜族的万民帮我恢复失去的国家。

生活一直干净而单纯地进行着，我时常坐在小木屋顶上望



着西方,那是焰城的方向。森苍王宫深处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古木林,古木的枝叶遮天蔽日,枝枝桠桠中漏下来的阳光无法让我看到那传说中建在天空顶端的恢宏之城——天越,我母亲的故乡。

纪骛时常把我扛在肩上,带我去古木林的最高处,指着远方海上若隐若现的陆地对我说:苟,你记住,那里是你的故乡,那里有我们的根,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可以忘记我,但绝不能忘记我今天说过的话。

我看着他很严肃的表情,下意识地点头,而在我的心中,焰城乃至父王母后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只有眼前的纪骛是唯一的真实,就算我忘记了全世界,也不会忘记他,是他看着我一点一点地长大,是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我讲上古的传说,是他教我魔法,让我变得强大,可以保护自己,是他在一个又一个风雪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用身体温暖我……他大概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了。

时光如细雨般一点一点地浸润着我,我看见身旁的繁花绽放又落下飘零的花瓣,这是简单而通透的幸福,我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幸福着。直到有一天,使命突如其来地闯入,才令我醒悟,这些幸福对于我只是童话中的奢侈品,我生来就注定要背负火族与冰族的仇恨,无法改变。

那一天流郁带着我的身世去了森苍王宫深处的占卜台,占



卜关于我的使命及未来的讯息，整整一天一夜。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很虚弱了，我明白这次占卜耗掉了他太多的灵力。我和纪骛就那样站在他的前面，等待他开口，又害怕他开口，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带着浓重地喘息声，他说：纪骛，苟，去雪源找那里的王，事情也许有转机。带上我的妹妹流瑾，她不仅继承了我们占卜族的占卜天赋，还从我的母亲那继承了天越翼族才有的飞行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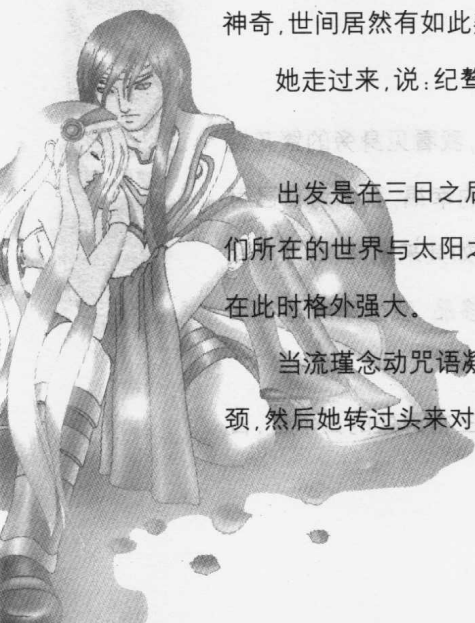
之后我们见到了森苍的公主流瑾。纪骛曾对我说我的母亲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我想，流瑾一定长得像我的母亲，她似乎继承了森苍千年古林的精华，绿色的眸子，肌肤如空中的白云一样干净，头发乌黑而垂顺，绾在脑后的发卡弥散出淡淡的绿色光芒，令人感觉到生命律动的气息。

纪骛的眼睛绽放出异样的光芒，我想他也在惊叹于造物的神奇，世间居然有如此美好的女子！

她走过来，说：纪骛，苟，我是流瑾。

出发是在三日之后，那一天的太阳没有出来，月亮行于我们所在的世界与太阳之间，遮住了太阳的光芒，翼族人的灵力在此时格外强大。

当流瑾念动咒语凝起翅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强风刮过头颈，然后她转过头来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可以走了。随即我感





到一股强烈的上升力,托着我的脚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流瑾又说话了:你们不要害怕,这只是一种魔法,把我背后的翅膀复制到你们身上,当然,这要借助月亮的力量,所以哥哥才把出行定在今天。

透过淡淡的月光看流瑾,看她努力飞翔的样子,忽然就觉得感动,流郁,流瑾,他们这样倾尽其能地帮助我,我又有什么可以回报呢?转过头远远看见流郁,他站在森苍最高的山顶上望着我们,一刹那,我看到了一点晶莹,是泪水?也许,是错觉。

不知过了多久,东边的天空露出一一点白,我知道太阳要出来了,然后我听见流瑾急促的呼吸声,以及她断续的话语:你们看……那就是,是雪源了。

白色的陆地从海平面上一点一点地映入我们的视线,皑皑的雪,直刺天顶的冰峰,在森苍古木林里长大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广表的雪原,铺天盖地的白色与蓝色浑然一体。

降落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脚下的雪软软的,踩起来有“吱——吱——”的声响。流瑾也落到雪地上了,我听见一些细小的东西脆裂的声音,然后看见流瑾那薄如蝉翼清若水晶的翅膀碎了一地,融进雪里,没了踪影。随即是她释然的笑容,我从未见过的干净、轻松的笑靥。汗水沾湿了她的长发,墨绿的眼睛闪闪发光。

纪骛轻轻地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我

抱你走吧。”他极力做出责备的样子,可我知道,他的责备里藏着疼惜。然后流瑾就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安心,嘴角微微地翘着,召示她的幸福。雪源的风是寒冷的,吹起流瑾白色的和纪骛苍蓝色的魔法袍,打着卷儿,和在一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像白云与蓝天。

茫茫雪源望不到边际,除了冰蓝色和白色没有任何别的色彩,我们走在上面,除了足音,再没有声响。流瑾的身体极其虚弱,无法进行占卜,我们只能看着悬于天顶的太阳辨别方向。我们就这样一直走着,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空气澄明,白云翻卷,然后在雪天相接的地方看见了进入雪源以来的第一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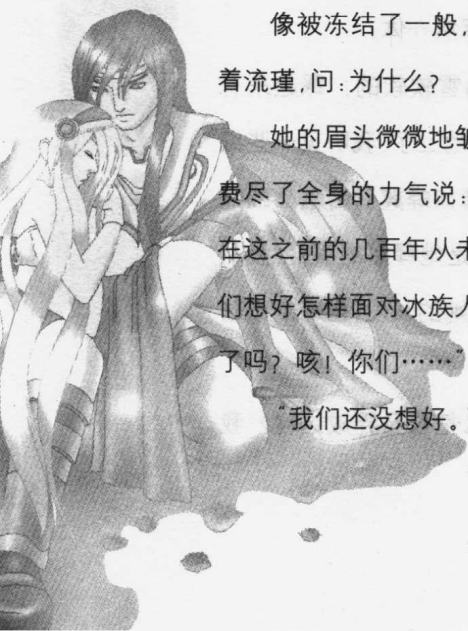
竖直的冰凌直刺天顶,漏下一缕天光,洒在这皑皑雪源上,呈现出霓虹的色泽,那座城在这七彩的光芒里傲然独立。

流瑾忽然睁开了眼睛,轻声说:“纪骛,别进去!”

像被冻结了一般,我和纪骛前进的脚步顿时停住了,我望着流瑾,问:为什么?

她的眉头微微地皱着,汗水浸了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费尽了全身的力气说:“这里是雪源,而你们是焰城的火族人。在这之前的几百年从未有一个你们的族人踏上雪源的土地。你们想好怎样面对冰族人了吗?想好怎样让他们把焰城还给你们了吗?咳!你们……”

“我们还没想好。”纪骛打断流瑾的话,眼神流露出几分焦





急，他是怕流瑾此时说话会耗掉她剩余不多的精力，他又接着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下一步的计划，流瑾的身体十分虚弱，我们还是休养一段时间，等流瑾恢复精力之后再做决定。”

这一时刻的我在这异地他乡的冰天雪地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除了我，纪骛终于找到他想要保护的人了。流瑾，这个从森苍走出的精灵，她可以给纪骛一个归宿。我想纪骛在看见流瑾的时候就爱上她了，爱上她的灵动，爱上她可以融化纪骛千年孤寂的笑容。纪骛和流瑾在一起会比和我一起幸福，我只会让他铭记他的责任，作为一个焰城臣子的责任，他要焰城回到火族人手中，他要离花开遍整个焰城。可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幸福，他看流瑾的眼神我就彻底地明白什么才是纪骛想要的生活。

眼前的纪骛抱着流瑾，充溢着丝丝暖人心怀的情愫，连苍天也会为之动容，我想传说中离花绽放的美丽也不过如此。离花是焰城特有的植物，每一朵离花里都住着一个火焰的精魂，客死他乡的火族人的灵魂总会跋山涉水回到故乡，化作一朵离花，开在焰城的土地上，除非他死的时候流干了身上的每一滴血，让灵魂之火熄灭。纪骛曾说过，离花绽放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感动，而至死无法回故乡是火族人莫大的悲哀。

纪骛念动咒语，燃起火焰围成一个温暖的结界，轻轻地把流瑾放在里面，然后拭去额角的汗珠。流瑾双手抱在胸前双腿卷曲着躺在结界里，像一个裹在温暖的裘皮中的婴儿。

纪骛又看了看她，然后转过身来把我拥在他的肩头：荀，我找到我要的幸福了，如果这次我们成功了，我要带流瑾回到焰城，我要给她温暖，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你是我的希望，而流瑾是我的未来……一股灼热的液体滑过我的颈项流进长袍里，带来丝丝的温暖，然后盘旋于心。

我们就这样抱着，直到太阳从天顶滑落到无底的黑暗里。纪骛站起来，指着西方说：荀，那是家的方向，是幸福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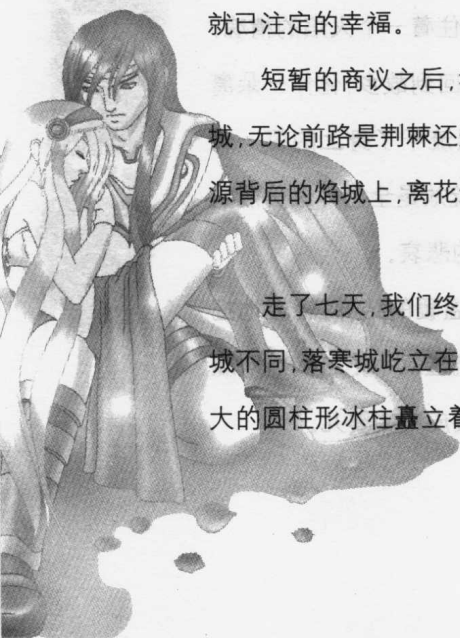
我重重地点头，我知道，我们遥望的不仅仅是远方的故乡，更是传说中的幸福天堂。

8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纪骛和流瑾并肩站在雪地看朝阳，经过一夜的休息，流瑾已基本恢复了神采，她也看见我了，说：荀，你来了。我看见她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知道纪骛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感激着上苍，让他遇见流瑾，我想这是他几千年前就已注定的幸福。

短暂的商议之后，我们决定直接前往雪源的王都——落寒城，无论前路是荆棘还是深渊，我们都义无反顾。我似乎看见雪源背后的焰城上，离花遍布，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走了七天，我们终于到达了落寒城。与之前所见的那座冰城不同，落寒城屹立在雪源上，给人的是一种温暖感觉，四根巨大的圆柱形冰柱矗立着，上端有象征太阳力量的火红色光芒，





一个大到我无法估量的半球形穹顶，望去像是冰凿成的，极薄，几近透明。虽然离落寒还很远，可我已清晰地感受到光的热度，温暖人心。

纪骛突然跪下，望着落寒城的方向，满眼虔诚，他对我说：苟，你看见那火红的光芒吗？那是炎炎石的光，炎炎石是火族人心中的圣物，当初冰族攻打焰城，为的也是这几颗炎炎石，它们可以让整个雪源都温暖如春。

此时此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纪骛那样地渴望回到焰城，为什么父王到死也要和焰城同在。为什么客死他乡的火族人在死前都要把自己的灵魂送回焰城……因为这温暖，是如此通透而长久。我的膝盖不禁弯曲了，感触到地面的雪，也许，我生来就是要臣服于火焰的。

走近了我才惊讶地发现，落寒城绝非我想得那样简单，它是一座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城市，顶上的半球形透明冰盖让炎炎石的光芒完美地落在城中的每一个角落，街道两旁的冰造房舍鳞次栉比，人群熙熙攘攘。

一路走来，所有的冰族人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或嘲弄，或惊异。是的，几百年来从没有火族人像我们这样走在落寒的街道上。不知是否有一天，焰城人和雪源人可以和平相处，就像森苍的树林里我们和占卜族人一样。

我看了看纪骛，他面无表情，可他那紧紧攥住的拳头将他的愤怒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

我试探着问：纪骛，我们这是去哪儿？
落寒王宫。

王宫？去那干什么？

找冰族的王。找他谈判，让他把焰城还回来。

他要是肯呢？

他不会的，我看见落寒城上的四颗炎炎石，我就知道他们还没找到焰城深处的炎炎石城，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永远也找不到的，苟，我们有他们要的东西。就算他不同意，我们也有别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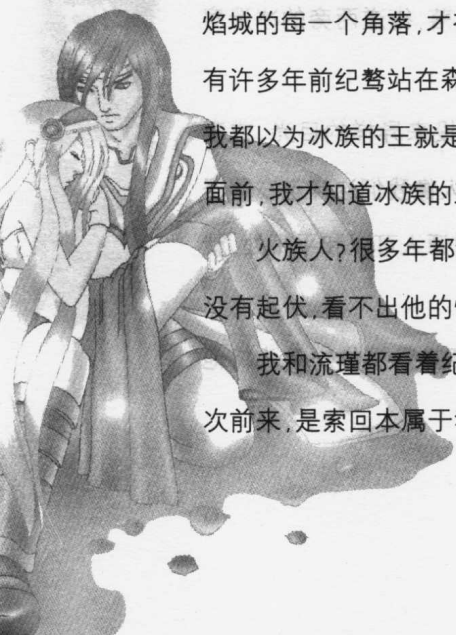
什么办法？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片刻之后，我们已站在落寒王宫的塔楼里，面对的是冰族的王。自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是冰族人的冰剑践踏了焰城的每一个角落，才有了火族人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才会有许多年前纪骛站在森苍最高的山顶上，眺望西方。长久以来，我都以为冰族的王就是恶魔，然而今时今日他雍容地坐在我的面前，我才知道冰族的王是如此地沉静、冷峻、气宇轩昂。

火族人？很多年都没见过火族的人了。他开口了，声音平缓没有起伏，看不出他的情绪，只能让人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我和流瑾都看着纪骛，等待他回答，纪骛走上前说：我们此次前来，是索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你们有什么？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什么也没有。

焰城。

你凭什么说是你们的？又凭什么单纯地认为我会给你？

炎炎石。

炎炎石？你真的以为雪源需要那破石头吗？那只是借口，战争总是需要借口的！我看见纪骛眼中自信的光芒一下子黯淡了，尔后是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古怪笑容。他说：是吗？既然你不愿给，我就只好——

话音未落，纪骛召唤出来的火剑已直指冰族王的喉咙，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惊慌，连一丝的意外也没表现出来，随即一阵狂笑刺破空气，震痛我的耳膜：就凭你？太自不量力了。你们把雪源想得太简单，把冰族人想得和你一样愚蠢。你以为雪源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从你们踏上雪源的土地开始，就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你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想看看你们玩的把戏，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显然是纪骛始料未及的。他有些慌张，把火剑再进了一寸：我可以——

你可以？无聊的游戏该结束了。说罢，他转了转指尖的戒指，一股水柱从天而降，绕过纪骛的头颈流向脚跟。一时间，水将纪骛包围起来，然后凝结成冰。正当我和流瑾要念动咒语解除纪骛身上的魔法时，也被同样的方法制服。我突然感到绝望，从我记事起从未如此难过。片刻之前，我们三人并肩走在雪源